大な報



學者論衡

鄭赤琰

由校長主動召開的與師 生和校友對話,其原意是想 給予師生和校友表達意見的 機會,同樣也給予作為大學

最高負責人的校長,一個向師生和校友表達大學教 育的崇高目標是什麼的機會。如果這是對話的原來 想法,該是好事一樁,可是從對話長達五六句鐘的 整個過程所表現,總結一句:雙方不是各展所長, 而是各展所短,而且是不忍卒睹!

言論自由已體無完膚

香港高等教育一直崇尚學術自由、言論自由, 觀乎中文大學校長段崇智早前與師生和校友的對話 ,起碼有以下兩點「短處 | 。

第一,對話嚴重地損害了言論自由。

既然打出名堂曰:對話,便應該讓不同意見的 雙方暢所欲言,雖然對方言論間會有聽不入耳的地 方,但嚴守言論自由的本分,應該讓對方自由表達 ,不應加以阻攔。可是校長的發言卻不斷被學生喝 倒采,甚至用激光筆射他的眼睛,令他中斷發言, 整晚所見類似的手段層出不窮。到了散會時,校長 更被學生包圍不讓其離去,硬要他譴責警察暴力, 有學生還跪在他面前請求他發這樣的聲明,如此被 學生圍困的壓力下,校長只得再和學生閉門會議到 深夜才出來,這時學生的態度由怒罵轉為歡呼,為 校長同意譴責警察暴力而感到勝利歡呼。

這樣的對話表現,不但學生或校友沒有嚴守言 論自由的規範,甚至還用粗野的方法干擾校長或同 學發言,這與市井流氓有何分別?怎可能在神聖的 大學殿堂發生?這樣的對話不但沒有展示受高等教 育者應有的文明風格,而是破壞了美國教育家杜威

大學校園已被政治綁架

的「自由研究與發表|的學術精神,同時也破壞了 已故北大校長蔡元培所提「五育 | 中的德育、智育 與美育,因為不尊重他人發言的權利是缺德之舉, 有智慧的人不需要野蠻的方法對人,用粗口罵人是 醜惡不是美德。

校長方面,作為一校之長,親身受到自己學生 有失學術修養的行為,竟然聽之任之,一副毫無作 為的表現,先前拍枱要訓斥學生的勇氣去了哪裏? 常言道:「知恥近乎勇」,難道校長親見自己學生 所作所為而不感到恥,以致失去勇氣乎?!到了散會 後還居然同意和學生閉門對話,給人的印象是頂不 住學生的壓力,是否如此,且不計較,但原先召開 的「公開|對話,到最後變成閉門對話,這樣又如 何向先前的「公開」聽眾作出交代?先前「公開」 對話不算數麼?我的老天,段校長知道自己在做什

第二,校長的責任是排除政治干擾教育,但對 話結果恰得其反。

校長提議對話原意是好的,但當他指出看到校 園被損毀、噴漆,對於這種表達意見方式,沒有考 慮持不同意見人士的感受後,學生立刻反譏他關心 的是「死物」,不是學生。校長聞言立刻說自己也 關心學生的安全,但學生仍一路集中火力,要求校 長代表大學發出公開譴責警察暴力,哪管段校長早 前曾苦口婆心地表示校園並非政治角力場,與政治 無關,學生就是聽不入耳。

與對話原意適得其反

這時突然跳出一個蒙面女生,說自己就是先前 在記者會中申訴自己在警署拘押期間「被拍打胸部 」與在新屋嶺扣留營內受到「性侵」的事主,說到

激動時,此名女生還脫下蒙面罩,公開向校長挑戰 ,說自己現在就公開真面目示人,不怕警察,質問 校長怕什麼?為什麼不聲討警察暴力?她問大家: 「你知唔知道(在新屋嶺)唔只我一個遭受警方性 暴力呀!其他被捕人士係曾經遭受不只一名警員, 不分性別,性侵及虐待……|云云。

乍聽起來,確是天大的冤屈,但作為對話的主 持人,校長第一個回應不是同不同情的問題,更重 要的是這名女生控訴的是嚴重指控執法人員知法犯 法犯上了巨大的刑事罪,這樣嚴重的控訴,誰都沒 權也沒實據可支持或否定事主的控訴,校長唯一能 做的是馬上約好此名女生在第一時間安排去找「監 警會 | 主席梁定邦大律師,正因為要公正聽取市民 投訴警察非法暴力的問題,此委員會已特別擴大委 員會成員,還特別從外國請來知名專家擔任委員。 這樣做既可表明校長重視此女生的投訴,交給委員 會去調查可排除校長犯上聽不聽信控訴有無偏聽偏 信的問題。顯然校長沒這麼做,令到會場上的氣氛 掀起了更大的反對警察的情緒,也為散會後讓學生 得不到應有的理性開解,反變成阻止校長與其同事 離場,最後迫使校長應允閉門對話的結局。

就以譴責警察暴力的表態問題來論,就算有此 女生的親自控訴,但作為嚴重的刑事罪行,最普通 的法律常識是原告有權在法庭提出無可質疑的證據 ,被告也可提出他們的辯解,這樣的司法程序正說 明了單憑原告或被告的證據不是法律公平與正義的 原則。段校長是位學者,不可能對這法律原則一無 所知,因此讓女生抛出一個重磅的炸彈嚇壞眾生, 此刻校長又無法為堂上聽眾解套,最終令到整個對 話變成「公審警察」的大會,而且還坐實了學生要 把政治帶入大學,與對話的原意適得其反!

原香港中文大學政治系主任

黑暴運動的孤狼階段



有話要說 梁振英

在群眾運動的發展規律中,什麼 是最危險的時候?就是孤狼出現的時 候?什麼時候出現孤狼?就是運動開 始瓦解,暴徒成為棄卒,散兵游勇感 覺到沮喪、意識到被背棄被出賣的時

孤狼的出現既是階段,也是戰略

「齊上齊落」已經成為泡影,我

老早指出: 「兄弟爬山 各自努力」會變成「田雞過河 各 有各撐一。除了泛民議員之外,從八天前黎智英鳴金收兵開 始到前日的「國難五金」藉故結業,以至一群在《蘋果日報 》門口討飯吃的評論員,紛紛呻吟委婉地要求大家和暴力割 席,他們就是應了北京要求的「止暴制亂」的「止暴」,這 也說明邪不勝正的真理。

警察應乘勝追擊暴徒

街頭所見,暴力程度升級,但暴民人數明顯少了,道義 上支持暴民的和平示威者人數少得更明顯。

美聯社(AP)10月11日有一篇報道,題目是《"No one showed up! "Hong Kong's protests face acid test", 內容是一名文職人員響應網上號召,犧牲午飯時間,戴上新 買的黑色口罩到公園參加示威,赫然發現自己形單影隻,沒 有任何其他示威者。美聯社形容這個年輕人的反應是「 Confused, shocked and more than a little sad...... o

我們要繼續對黑暴運動的發展有準確的戰略判斷,而且 要走在形勢前面。「止暴」的呼聲會越來越大,對「泛民」 割席的壓力也越來越大;暴民會更加孤伶,孤狼會更加兇狠 ,會無差別地攻擊全社會,市民要保護好自己和家人。我們 要在政治上、執法上和輿論上分開孤狼、一般暴徒和和平示 威者,繼續全力支持警察沉着應對,果斷地依法執法。

不審時度勢,寬嚴皆誤。現在不是求和的時候,更不是 示弱的時候。「宜將剩勇追窮寇」。

註:原文刊登在梁振英facebook,小題為編輯所加

全國政協副主席、前行政長官

戴耀廷妄圖用謬論爲暴徒開脫



卓銘

非法「佔中」發起人之一 的戴耀廷,昨在《蘋果日報》 撰「反抗專制與政治潔癖」一 文, 閱畢全篇, 但覺戴耀廷好 歹也是法學學者,但竟能寫出 這樣通篇謬論的文章,實在不 明白其「港大法律學院副教授 樣?

|一職,究竟是怎麼討來的。

該文主要有兩個重點,一是指不少香港人都 有「政治潔癖」,令他們不敢採取更激進的手段 抗爭;二是企圖正當化現時讓人人心惶惶的「私 了 | 現象。

戴在文中表示,「政治潔癖,就是指要求每 一名公民須達到非常高甚至是不合理高度的政治 道德標準或要求……要求所有希望改革社會的公 民,只能用合法的方式去提出他們的政治訴求, 超越這條合法的界線就是政治不正確。」這與梁 家傑早前說過的「暴力有時是解決問題的方法」 異曲同工, 簡單而言就是認可暴力作為抗爭的手 段,而且進一步承認暴力是必要和有效的。

筆者只想在此問戴耀廷一句,如果暴力可作 為抗爭的手段,那法律存在的意義是什麼?「法 律面前,人人平等」,是法治社會最基礎的精神

過去4個多月黑衣暴徒如

流寇般在香港各處暴力打砸

放火。更令人觸目驚心的是

,發生了在眾目睽睽之下暴

徒公然以利器割傷執勤警員

頸項, 旺角更出現了遙控土

。惟戴耀廷此言,似乎是說只要涉及抗爭,那法 律就不適用於某些人身上,只要他們是為了抗爭 ,不論怎麼違法也是正確的;而政府只要是站在 抗爭者的對立面,不管如何遵照法律也是錯誤的 。 這是什麼邏輯? 戴在文中所謂的「改革社會」 ,究竟是想把香港這個法治社會改革成什麼模

將私刑美化成「私了 |

戴耀廷之後指,「若把這(政治道德)標準 定得過高……一方面較難呼籲更多人積極參與, 另一方面會令一些未能達到那麼高的標準的抗爭 者被邊緣化。正如在日常生活中,人們當然要達 到一定程度的清潔衛生,但當一個人把這清潔衛 生的要求提升至不合理的程度,他的潔癖行為就 變成了一種病態。| 戴耀廷是不是之前在獄中不 知時日過?他有沒有看過暴徒周遭打燒砸的場景 ?他難道看不見現在的示威愈趨暴力後,參與者 已經愈來愈少嗎?如今被邊緣化的不是那些「未 達那麼高標準的抗爭者」,而是其他「和理非」 市民的聲音。戴耀廷此話等於將「和理非」說成 是潔癖、將暴徒說成一般人,然後迫所有「和理

非」都跟暴徒一樣不注重衛生。

談到「私了」,戴耀廷將之等同於英語的「 Vigilantism」,以此正當化暴徒的行為。筆者不 揣測戴是有心抑或無知,但「私了」與「 Vigilantism | 在意思上雖然接近,卻存在明顯差 異。「Vigilantism」較正確的譯法,應為「民間 治安隊丨,意思如文中所言,「體制存在固有的 失效,令人民暴露於嚴重的危害……所用的武力 是用於保護自己或其他人,那就可以是合理的。 」這裏有一個十分重要的前提:體制失效,用以 自衛的武力才是合理。

但觀平過去大大小小的「私了」事件,究竟 有哪宗可見明顯的體制失效?又有哪宗是合理的 自衛?藝人馬蹄露因拍攝暴徒破壞銀行而被打至 血流披面;有市民只是說了句「我是中國人」, 結果被圍毆至失去意識,更一度有生命危險…… 這些究竟是哪門子的合理自衛?難道戴耀廷想把 逃避法律責任,毆打無辜市民都當成自衛嗎?

也許正如其在文章開首所寫,「警方指出的 事例有多少是假新聞或是由卧底所為上,戴耀廷 真心相信現時滿目瘡痍的街道、市民被暴徒毆至 重傷都是假新聞,或是「警方卧底|所為。對着 裝睡的人,你是怎麼也叫不醒的。

醫管局的職責是縱暴嗎?



文兆基

分示威者在將軍澳一個商場發起集會,並 趁機破壞附近商舖。防暴警員接報趕赴現 場,向暴徒施放胡椒噴霧,制服及拘捕多 名男子。及後,醫院管理局接受媒體查詢 時,證實其中一名身穿灰色上衣的被捕男 子是將軍澳醫院醫生。 與此同時,醫管局在回應中表示,將軍澳醫院已知悉有 關事件,並向同事轉達關心及慰問;院方並會提供適切可行

已經淪為暴徒的泛暴派支持者,剛過

去的周日繼續在各區發動騷亂,當中有部

作以外的事宜。如果員工牽涉法律程序,醫管局希望員工得 到公平的待遇,如果員工有任何需要及提出要求,醫管局作 為僱主會提供適切支援,包括情緒輔導及跟進職務安排。 不諱言的說,醫院管理局的回應及取態,着實讓人失望

的協助及支援。現階段醫管局不宜進一步評論個別員工在工

。醫管局不是私營機構,而是特區政府出資成立的公營機構 ,旗下的醫護人員都是在公立醫院和診所工作。雖說醫護人 員的個人政治立場,醫管局未必有權過問,但是最起碼來說 ,醫管局有責任提醒自己的員工,不要參加違法示威活動。 問題是,醫管局有否這樣做?我們看不到。

姑息醫護參與違法活動

如今,有公立醫院醫生因涉嫌違法而被捕,醫管局第一 件要做的事,為何不是停職留薪,等到案件調查清楚過後, 才讓對方恢復原職?為何醫管局對於旗下醫生被捕的表態, 竟然是「不宜評論」?究竟有什麼不適宜呢?此外,那名醫 生現在明明是涉嫌違法被捕,醫管局卻把此事說成是「在工 作外的事宜 | , 這說法是不是有意淡化?

更讓人感到懊惱的地方,便是醫管局竟然在回應中表示 :「希望員工得到公平的待遇」。這一句說話是否代表醫管 局的立場,其實是不信任執法部門和司法機構?乃至是暗示 醫管局的員工,有機會遭受不公平的待遇?若是醫管局深信 警方及法院均能秉公辦事,並不存在憂慮,又怎會說出這

由此可見,醫管局的回應,表面上是「不評論」該名醫 生被捕一事,暗地裏卻是似乎偏袒對方,甚至暗藏政治立場 。然而,局方暗示該名醫生有機會遭受不公待遇的同時,究 竟有何根據呢?假如沒有證據的話,醫管局說出這樣充滿暗 示性的話,對我們的執法及司法機關,又是否公平呢?

誠然,醫管局今次的回應,已讓人有足夠理由懷疑,局 方內部有人已經不再恪守政治中立的原則,才會在回應中暗 藏抹黑警方及法院的言論。食物及衞生局實在應該展開調查 ,以防醫管局暗藏偏袒反對派乃至暴徒的「內鬼」!

時事評論員



▲醫護人員屢次因政治問題在醫院發動示威,但醫管局卻視 若無睹,更遑論禁止有關行為

克魯茲為私利「盲撐」香港暴徒



製炸彈爆炸事件,所使用爆 葉建明 炸裝置與世界各地發生的恐 怖襲擊事件雷同。這兩樁事件顯示,香港的暴亂已 演變成恐怖襲擊了。諷刺的是,專程來港給暴徒打 氣的美國參議員克魯茲,在接受媒體採訪時公然強 調,在香港四個多月的「抗爭」中,他「從未聽過 、或看到暴動和群眾暴力攻擊的證據」云云。幸而 克魯茲的「黑色幽默」不是當着香港市民面前所說

胡謅未見到暴力證據

,否則市民憤怒的唾沫都會「淹死他」。

這場政治風波爆發以來,每逢節假日都是暴徒 的「狂歡日」,他們打砸港鐵、四處縱火、砸毀商 舖、「私了」持不同意見的市民;在暴亂中,大量 警員受傷,有警員被咬斷手指,有的被汽油彈和鏹 水彈燒傷,有的被暴徒瘋狂圍毆。社會正常秩序遭 受極大破壞,市民正常生活受到極大影響。

就在克魯茲發表謬論的同一天,還發生了警員 遭暴徒用利器割頸;被飛腳踢倒,並遭圍毆和企圖 搶槍;旺角警署更遭暴徒連續擲20枚汽油彈攻擊等 暴力狀況。克魯茲還口口聲聲說沒有暴力攻擊的證 據,難道他是失明、失聰嗎?或許,他與跟他見面 的一眾泛暴派一樣是睜着眼睛說瞎話吧!

當前信息流通暢通無阻,無論是打開電視還是 手機,香港的暴亂已經令全球皆知,克魯茲能視而 不見嗎?克魯茲乃至一些西方政客患上「政治眼盲 │症,不顧事實信□雌黃,當然源於其別有用心的

這幾年中美關係起起伏伏,作為有野心競逐美 國總統大位的克魯茲以香港作籌碼影響中美關係, 以博取上位的「知名度」和政治籌碼意圖明顯。之 前他曾競逐共和黨總統參選人,最近接受媒體訪問 時又表明籌備參選美國總統。因此此次香港之行其 爭取政治資本,追求自身利益,打擊政敵的野心顯

一方面,他為黑衣暴徒打氣,鼓動暴亂持續。 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早前引用《緊急情況規例條 例》制定《禁止蒙面規例》(「禁蒙面法|)。「禁 蒙面法」對於那些害怕被捕的蒙面分子是有一定威 懾力的,參與暴亂的人數亦有所減少。顯然,周日 遍地開花的暴亂與克魯茲來港有無法撇清的關係。

另一方面,克魯茲聲稱在香港沒有看到暴力, 卻又難以自圓其說地將暴力責任推給中國政府。他 宣稱「中國共產黨有理由希望香港的抗爭趨向暴力 一,並稱「有不少人擔心示威者裏面滲入中國政府 的特工,目的是將抗爭活動注入暴力……今天曾跟 我會面的一些抗爭領袖們相信這確實是事實。」

對於這些無稽之談,稍有常識的人都會嗤之以 鼻。中央一直支持特區政府盡快止暴制亂。相反, 正是因為有克魯茲這樣的政客和外國勢力充當香港 暴徒的保護傘,暴徒們才會如此有恃無恐;正是因 為有外部勢力與香港一批禍國亂港分子相互勾結, 香港局勢才會惡化到今天這樣令人痛心的地步。

美國隨時過橋抽板

克魯茲宣稱,支持香港人(他所說的「香港人」 實為黑衣暴徒) 非常合乎美國利益,這倒未必。這 需要因應不同時間和不同需要而定。畢竟政治上和 國際關係上「沒有永遠的敵人,只有永遠的利益」。

毫無疑問,美國已將香港當作為遏制中國的| 棋子丨,但美國是否喜歡一個被毀掉的、毫無用處 的香港則值得質疑。除了信息蒐集等政治利益外, 美國在香港經濟利益也不小。過去10年來,美國通 過與香港貿易獲得全球最大額的貿易順差,10年間 順差累計總額達2970億美元;單以2017年計,美 國在香港的直接投資超過810億美元;約1400家美 國公司在香港營運,2018年,香港非本地初創企 業的創辦人中有近百分之16來自美國;約8.5萬名 美國公民居於香港,是香港最大的外國社群之一。 損毀香港,這些美國企業、在港美國人是否願意, 從「民主」的角度出發,克魯茲也應該問問他們。

全國政協委員、香港島各界聯合會常務副理事